


教师
月刊

2015.8

李华的
教学勇气



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花一年四季都努力地开放着，鲜艳也好，平淡也罢；有人欣赏也好，无人眷顾也罢……不为别的，就因为自己是花而开放。当我看到花们的时候，总感觉它们在热情地招呼着：“来拍我吧。”我欣赏花的自爱，也不想辜负这样的邀约。

——李华

李华的教学勇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华的教学勇气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75-3529-9

I. ①李… II. ①教… III. ①政治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①G63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9930号

李华的教学勇气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坤 卢风保
设计 张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一版
印次 2015年8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3529-9/C·8280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布罗茨基的“教室”

文_林茶居

因为致力于重建“美洲概念”，重塑身份认同，“抵抗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他者”，乌拉圭作家、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在2009年4月举行的“美洲峰会”上，时任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突然趋前”，将一本书“塞进奥巴马的手里”，以示对欧美文化殖民政策的抗议。这本书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作者就是加莱亚诺。（写作此文，搜索资料，方知加莱亚诺于今年4月去世。哀哉！）

多年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加上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身份，使加莱亚诺对家乡、山河、土地这些词汇比一般的作家、记者更具切肤感。他痛心于自然资源的被掠夺，更噬心于民族记忆的被侵占。他说，“年少时代我是一个糟糕的历史学生。历史课就像是参观蜡像馆或陵园。过往静止、空洞、沉默不语。他们给我们讲授过往岁月是为了清空我们的良知，让我们顺从于当今的时代……可怜的历史早已停止呼吸：在学术文章中遭背叛、在课堂上被谎言遮蔽……”（《火的记忆I：创世纪》，加莱亚诺著，路燕萍译，作家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我无法判断，其中是否加入了加莱亚诺的作家式的夸张，是否存在他缘于民族立场的文化偏见。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历史课”本来就是殖民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专制主义的教育体系里，这种情况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课程、教材到教学、评价，莫不如此。

同样生于1940年，同样曾经被捕入狱，同样有流亡经历的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带有自传性质的著名散文《小于一》的结尾部分，写了一个“小男孩”的校园生活：“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教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

把钢笔和笔记本放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笔触少见的尖刻，亦有着诗人散文所常见的画面感。布罗茨基的“教室”，无奈，冷漠，压抑，有一股怒气在弥漫、升腾。或许，在别人那里，这样的教室才是适合学习、成长，有助于改变困窘命运的地方，但这这是一个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的“小男孩”，一个唯有“偏离轨道”才可能与“自己眼前的命运”抗争的青春期孩子。

当时正是斯大林专制政权日益稳固的阶段。社会生活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警察，还是知识分子、农民，人人都是“耳语者”；教育领域则是大一统，强调管制、灌输，军国主义盛行。早在布罗茨基出生前几年的1935年，斯大林政府下了一道“学校改革的命令”，其中强调：“组织一个委员会，令这个委员会为每一种每一级的学校起草一个章程，这种章程对于全校的师生必须具有划一而绝对责成其服从的性质，……要准备一个特别的机构，其任务端在学校内外督察学生，督察他们的思想言行。”

这段话出自一本小册子：《赫胥黎自由教育论》（阿尔杜斯·赫胥黎著，潘光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出版）。它是2014年我参加单位年会时在上海书城购得的，春节假期断断续续读完，唏嘘不已：除了因为这些感觉非常熟悉的意识形态话语，更因为原先的一些认识被彻底改变——孤陋寡闻如我，一直以为斯大林的教育政策是对列宁的延续，实际上是完全的颠覆——从这本书里我了解到，列宁执政后的苏联教育，颇具“蒙台梭利的气质”，当时政府发布的文告中有这样的语句：“用分数来评判成绩与操行的方法着即取消”，“奖章与徽章的奖给分发着即取消”，“一切考试着即取消”，“学生穿着制服的办法亦着即取消”……

一个国家的教育，为什么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进行迥然不同的“改革”？这显然是一个线索复杂、理路繁多的大问题，非我所能一语道清，但可以想见的一点是，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必然出现如此状况：教育制服化，学校军事化。

这也成为诗人布罗茨基童年生活的关键背景。布罗茨基并不相信童年对于整个人生的决定性作用，不过我还是从他的文字里面感受到，童年的愁苦经历影响了他的童年叙事——在写到那一间他“准备听胡说八道”的“教室”之前，有一段铺垫，语言几近“恶毒”：“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个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

☞

专栏 >

- 006 顾恺之的课程改革行动 _ 周勇
010 你有公共空间管理意识吗 _ 朱永通
013 那样的时光 _ 吴慧琴

封面 >

- 016 李华的教学勇气

人物 >

- 039 背影 徐志摩的教书生活 _ 王木春
微博 余英时 / 维克多·克来普勒

现场 >

- 046 记事 明月直入 无心可猜
—— 初访李泽厚先生散记 _ 杨斌
卷笔刀 _ 谈琦
056 摄影手记 包一只粽子养儿女 _ 高东生
075 专题 高考, 高考
085 课堂 眼球与学习 _ 项恩炜
091 吴非说 他们为什么会丧失理性
093 朱永新答 发现教师职业的内在魅力

话题 >

- 095 那些改变我教育观念的人与事（上）
两盆花 _ 吴昌龙
面子 _ 柳玲玲
镜子 _ 韩利
阿奕和澄澄 _ 陈馨

阅读 >

- 104 让童年与最美的书相遇
——记杭州市建新小学爱丽丝绘本馆 _ 陆霞
- 110 “思想是相互照亮的” _ 冷玉斌 何伟俊

人文 >

- 117 留住你心中的一份诗意 _ 黄克剑
- 123 中国教师诗选（一）

视窗 >

- 057 校园 重庆市谢家湾小学
- 062 读书会 江苏省如东县马塘小学青研组读书会
- 064 家 与儿共舞 _ 杜琳
- 066 报道 引入多学科资源，助推跨领域成长
- 070 启事 “中国第一本教师诗选” 征稿启事
- 072 书讯 《丽娃记忆》 / 《带着理想去评课》

李华的教学勇气

布罗茨基的“教室”

文 _ 林茶居

因为致力于重建“美洲概念”，重塑身份认同，“抵抗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他者”，乌拉圭作家、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在2009年4月举行的“美洲高峰会”上，时任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突然趋前”，将一本书“塞进奥巴马的手里”，以示对欧美文化殖民政策的抗议。这本书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作者就是加莱亚诺。（写作此文，搜索资料，方知加莱亚诺于今年4月去世。哀哉！）

多年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加上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身份，使加莱亚诺对家乡、山河、土地这些词汇比一般的作家、记者更具切肤感。他痛心于自然资源的被掠夺，更噬心于民族记忆的被侵占。他说，“年少时代我是一个糟糕的历史学生。历史课就像是参观蜡像馆或陵园。过往静止、空洞、沉默不语。他们给我们讲授过往岁月是为了清空我们的良知，让我们顺从于当今的时代……可怜的历史早已停止呼吸：在学术文章中遭背叛、在课堂上被谎言遮蔽……”（《火的记忆I：创世纪》，加莱亚诺著，路燕萍译，作家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我无法判断，其中是否加入了加莱亚诺的作家式的夸张，是否存在他缘于民族立场的文化偏见。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历史课”本来就是殖民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专制主义的教育体系里，这种情况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课程、教材到教学、评价，莫不如此。

同样生于1940年，同样曾经被捕入狱，同样有流亡经历的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带有自传性质的著名散文《小于一》的结尾部分，写了一个“小男孩”的校园生活：“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教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

把钢笔和笔记本放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笔触少见的尖刻，亦有着诗人散文所常见的画面感。布罗茨基的“教室”，无奈，冷漠，压抑，有一股怒气在弥漫、升腾。或许，在别人那里，这样的教室才是适合学习、成长，有助于改变困窘命运的地方，但这是一个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的“小男孩”，一个唯有“偏离轨道”才可能与“自己眼前的命运”抗争的青春孩子。

当时正是斯大林专制政权日益稳固的阶段。社会生活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警察，还是知识分子、农民，人人都是“耳语者”；教育领域则是大一统，强调管制、灌输，军国主义盛行。早在布罗茨基出生前几年的1935年，斯大林政府下了一道“学校改革的命令”，其中强调：“组织一个委员会，令这个委员会为每一种每一级的学校起草一个章程，这种章程对于全校的师生必须具有划一而绝对责成其服从的性质，……要准备一个特别的机构，其任务端在学校内外督察学生，督察他们的思想言行。”

这段话出自一本小册子：《赫胥黎自由教育论》（阿尔杜斯·赫胥黎著，潘光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出版）。它是2014年我参加单位年会时在上海书城购得的，春节假期断断续续读完，唏嘘不已：除了因为这些感觉非常熟悉的意识形态话语，更因为原先的一些认识被彻底改变——孤陋寡闻如我，一直以为斯大林的教育政策是对列宁的延续，实际上是完全的颠覆——从这本书里我了解到，列宁执政后的苏联教育，颇具“蒙台梭利的气质”，当时政府发布的文告中有这样的语句：“用分数来评判成绩与操行的方法着即取消”，“奖章与徽章的奖给分发着即取消”，“一切考试着即取消”，“学生穿着制服的办法亦着即取消”……

一个国家的教育，为什么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进行迥然不同的“改革”？这显然是一个线索复杂、理路繁多的大问题，非我所能一语道清，但可以想见的一点是，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必然出现如此状况：教育制服化，学校军事化。

这也成为诗人布罗茨基童年生活的关键背景。布罗茨基并不相信童年对于整个人生的决定性作用，不过我还是从他的文字里面感受到，童年的愁苦经历影响了他的童年叙事——在写到那一间他“准备听胡说八道”的“教室”之前，有一段铺垫，语言几近“恶毒”：“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个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

专栏 >

- 006 顾恺之的课程改革行动 _ 周勇
010 你有公共空间管理意识吗 _ 朱永通
013 那样的时光 _ 吴慧琴

封面 >

- 016 李华的教学勇气

人物 >

- 039 背影 徐志摩的教书生活 _ 王木春
微博 余英时 / 维克多·克来普勒

现场 >

- 046 记事 明月直入 无心可猜
—— 初访李泽厚先生散记 _ 杨斌
卷笔刀 _ 谈琦
056 摄影手记 包一只粽子养儿女 _ 高东生
075 专题 高考, 高考
085 课堂 眼球与学习 _ 项恩炜
091 吴非说 他们为什么会丧失理性
093 朱永新答 发现教师职业的内在魅力

话题 >

- 095 那些改变我教育观念的人与事（上）
两盆花 _ 吴昌龙
面子 _ 柳玲玲
镜子 _ 韩利
阿奕和澄澄 _ 陈馨

阅读 >

- 104 让童年与最美的书相遇
——记杭州市建新小学爱丽丝绘本馆 _ 陆霞
- 110 “思想是相互照亮的” _ 冷玉斌 何伟俊

人文 >

- 117 留住你心中的一份诗意 _ 黄克剑
- 123 中国教师诗选（一）

视窗 >

- 057 校园 重庆市谢家湾小学
- 062 读书会 江苏省如东县马塘小学青研组读书会
- 064 家 与儿共舞 _ 杜琳
- 066 报道 引入多学科资源，助推跨领域成长
- 070 启事 “中国第一本教师诗选” 征稿启事
- 072 书讯 《丽娃记忆》 / 《带着理想去评课》

顾恺之的课程改革行动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样的题目或许让人难以理解。无论是民国时期陈青之、陈东原的教育史著作，还是当代教育学子必读的教育史教科书，在讲东晋教育时均未曾提到顾恺之。然而顾恺之确实做过不少可以称作“课程改革试验”的文化实践，值得考察一番。

汉末以来，皇权式微，跋扈一时的宦官集团也被地方军阀及起义农民赶下历史舞台，中国开始形成“门阀士族”掌控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体制。到了东晋，中原南迁的王、桓、庾、谢成为四大“门阀士族”，中央及地方政治文化发展被他们垄断，连陆、顾等江南本地大族都必须得到其认可，才能实现政治文化的上升。

顾恺之即是无锡顾氏子弟，其父名顾悦之，官至“尚书左丞”，算得上是二等士族。如果顾恺之没有任何政治文化追求，只是一个纨绔子弟，那他大可以胡乱混过一生了事。但他却和王羲之、谢道韞等一等士族子弟一样，想在“门阀士族”支配的政治文化体制中取得一番成就。由此一来，顾恺之就必须学好王谢等一等士族推崇的“家学”课程，如玄学、诗赋、艺术、佛学等，而且他不能仅仅追随王谢，还得争取在某一文化领域有所超越，才可能出人头地。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顾恺之的文化实践必然会对当时的贵族课程产生变革作用。

如《晋书》本传所记，顾恺之早年学遍当时贵族推崇的各类课程，且悟性甚好，“博学有才气”。其志向也很大，小小年纪就曾模仿嵇康的《琴赋》写过一篇《箏赋》，还对人说：“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看来，在所学课程中，少年顾恺之曾挑选“音声”

作为突破口，企图练成一流的“音声”功夫，以求在当时的体制中脱颖而出。

其实，顾恺之少年时除力攻“音声”外，尤其喜欢“绘画”课，其绘画功夫比音乐造诣还要好。而最终让顾恺之登上贵族文化舞台的，正是其非凡的绘画功夫。时为364年，顾恺之尚未满20岁，高僧慧力在首都建康主持修建瓦官寺，临近竣工，经费用罄，如要完工，至少还需一百万钱。慧力决定举办法会，请建康各大族捐款。顾恺之得知消息后，立刻赶来，扬言一百万钱由他来解决。

慧力及各大族知道，来者系“尚书左丞”之子，并非一等贵族，根本捐不出一百万钱（当时认捐最多的也不过十万钱）。顾恺之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但成竹在胸的他对慧力说，只需为他准备一方画壁就够了。之后，顾恺之“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列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尔得百万钱。”

真是艺高人胆大，顾恺之深知当时各大士族最推崇《维摩诘经》与维摩诘佛。不过，仅有这点佛教知识显然不够，还得能把维摩诘像画好，让各大族信徒看了后为之疯狂——有的信徒觉得自己看到了一道光，有的信徒喜极而泣，他们纷纷慷慨解囊。

谢安看过顾恺之的画作后，也“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这个评价不能再高了，评价者又是东晋权臣。仅是这句评价，便意味着顾恺之登上东晋文化高台了。第二年，权臣桓温亦来示好，将顾恺之“引为大司马参军”。这一职位堪称当时“毕业生”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总之，为瓦官寺画维摩诘像，让顾恺之实现了当时士族子弟梦寐以求的文化与政治发展。

从365年被提拔，到373年桓温离世，顾恺之一直都在桓温帐下效力。其间，桓温对顾恺之“甚见亲昵”。这八年，或许是顾恺之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后，他虽然得到了殷仲堪及桓温之子桓玄的关照，但并未得到桓温时的礼遇，只是被用以装点门面而已。想起昔日桓温的“亲昵”，顾恺之便感到痛苦，并为此到桓温墓前倾诉，悲叹“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六七十年后，刘义庆曾特意将顾恺之过桓温墓的悲叹当作上佳诗言，记在《世说新语》里。刘义庆很清楚，当时有许多好事之徒试图与顾恺之展

开文学较量，且其目的似乎就是想看到顾恺之出洋相。此类好事之徒读到顾恺之过桓温墓的诗言，反应竟不是同情，而是跑过去，要顾恺之形容桓温死时，其哭状如何，有多悲伤。更过分的是，连他平日做了什么，也被周围人拿来说事。像某次他刚从会稽归来，便被好事者拦住，要其当即描述会稽山水。这种当时士子最一般的功课也拿来考顾恺之，本已弄人，可顾恺之仍郑重以待，连忙作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看到顾恺之是个可以随意捉弄的“傻子”，新主桓玄也来欺负他，将顾恺之委托他保管的一箱珍贵书画尽数偷去；还对顾恺之说从未打开过箱子，弄得顾恺之只能装疯卖傻一般自言自语：“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类似这样的没完没了的捉弄，让时人觉得，顾恺之真是傻到家了——即所谓“痴绝”。只有昔日恩主桓温知道顾恺之的可怜与力量：无论谁来调戏，顾恺之都会装痴。他这样做，无非为了能在好事者不绝的无奈现实中延续其绘画事业。

顾恺之革新了汉代以来的人物画课程，使当时的贵族士子及后世学子可以学到一种崭新的人物画。两汉时期曾有相当发达的宫廷绘画教育，但到了东晋，汉代绘画教育体制早已灰飞烟灭，只剩少许不被看好的“丑闻”遗产。葛洪曾在《西京杂记》中批判，宫廷画师为汉元帝画宫女像以备“案图召幸”时，宫女纷纷贿赂画师，“独王嫱不肯”，直至匈奴招亲，荒淫无道的汉元帝才得以一睹王嫱（昭君）真容——“貌为后宫第一”，被蒙在鼓里的汉元帝一怒之下，将毛延寿等一千腐败画师全部斩首东市。

葛洪的批判看似文学叙事，而非严谨考证，却也足以表明东晋士子对汉代绘画的厌恶，他们希望看到新的人物画。这一愿望恰好因为顾恺之而得以实现。更具体地说，顾恺之的新人物画非常符合东晋士子的佛道玄文化兴趣与形神审美标准：他们不喜欢各类讨好皇帝的献媚画作，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乃是超世俗的佛道玄世界中的人；倘若非要画现实中的人，也主要是勾勒其神韵，且没有做作画工。顾恺之“高中”毕业时，便精通东晋士子普遍推崇的画道与画工，并因此得以一鸣惊人，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新画师。

即使一鸣惊人的是另一个人，亦得像顾恺之那样精通东晋士子的文化

与绘画新品位。总之，顾恺之之所以能够革新汉代以来的绘画课程，创作出影响巨大的新绘画，是因为他熟悉魏晋以来贵族士子日益喜欢的“新文化”以及由这些“新文化”滋养而成的新绘画诉求。只可惜，顾恺之曾画过许多人物画，今天连一张真迹都找不到了，今人所能看到的都是后世仿本。以他19岁那年闭关一个月画出的令整个京师为之疯狂的巨幅维摩诘像为例，今人要想一睹其神韵，就只能到敦煌去找合适的摹本来想象了。

除了革新汉代以来的绘画课程，顾恺之还在女教、诗赋等教育领域有过课程改革试验，从而革新了当时流行的女教课本与诗赋课文。其在女教领域最著名的课程改革行动集中表现为创作《女史箴图》。众所周知，西晋惠帝时期，贾后专权善妒，荒淫放恣，杀人如麻，名臣张华见状，曾梳理历代先贤圣女事迹，作成“箴”言，以之教导贾后。由此《女史箴》便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一起成为流传甚广的女教课本。顾恺之将《女史箴》作成绘画，不仅使之由文本变成了绘本，而且迎合了当时士子的审美要求。这显然有助于女教旧本焕发新活力。

至于诗赋教育领域的课程革新，最广为人知的无疑是创作《洛神赋图》。曹植的《洛神赋》自“黄初三年”（222年）诞生起，便成为各路士子必读的经典诗赋课文。175年后，顾恺之将之变成绘本，其所附加的形神皆佳的艺术审美内涵自然不必多说，单讲其纠正汉代以来诗赋文学教育的异化趋势（即流变为机械的经义说教），力挺诗赋文学教育回归人类情感想象与表达，便是一次了不起的诗赋课程改革尝试。而且《洛神赋图》据说系作于50岁之后，更可以说明，对饱尝世事艰辛的顾恺之而言，文学之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单纯只为探索人类可能有的悲剧情感体验而存在。

此刻显然不必再为民国至今的教育史皆不写顾恺之感到惋惜，而大可以思考顾恺之对于完善今天的课程改革思想与实践有何启示。对此议题，这里仅提一点：为了在各科掀起课程改革，“课程标准”制定出来了，“专家型教师”也培养起来了，为具体落实课程改革而发布的课题、论文及各种新式教学法也早已浩如烟海。那么，在投入了众多人力物力之后，各学科领域中，有多少“专家型教师”或普通的教师能像顾恺之那样，不仅十分清楚各自所教学科的学术积累与变革对象，而且摸透了自己所属的社会场域及学子群体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喜好与诉求？

你有公共空间管理意识吗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不久前，我参加了某校的课程微改革研讨会。某老师在谈到德育校本课程时，宕开话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我们费心费力开发再多的德育校本课程，其作用远远比不上教师一个日常的行为。接着，他略显激动地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学校停车场里，常有教师不把车停进车位，直接停在路中间，等等。

这个停车的例子，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常开车去一些学校讲课或参加教学活动，好几次结束后，遇到有教师把车停在路旁或路中间，以致我和其他老师的车都开不出来，只好在停车场左等右等。气人的是，那些乱停车的教师来到后见到这种情况，一脸无所谓，一点歉意也没有。

类似乱停车的现象，在一些公共空间并不鲜见。如咖啡屋、机场、宾馆，乃至图书馆等，不时会碰见有儿童嬉戏、吵闹，以及成人大声喧哗。他们与那些乱停车的教师一样，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一毫的不好意思。他们缺乏公共空间意识，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应该对陌生人负责。让他们注意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影响甚至伤害到他人，好比让太阳从西边升起——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

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共空间意识，往大里讲，可追溯至我们只对熟人负责的文化传统。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熟人”体系，所谓入乡随俗，随的是熟人之间相处的那套方式——凡事重在顾及亲朋好友的情面，所以在中国办事情，陌生是大忌，无论公事私事，总要找到熟人或“混熟”才好办事。可以这样说，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中国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语）。时至今日，不少中国人虽活在主要由陌生